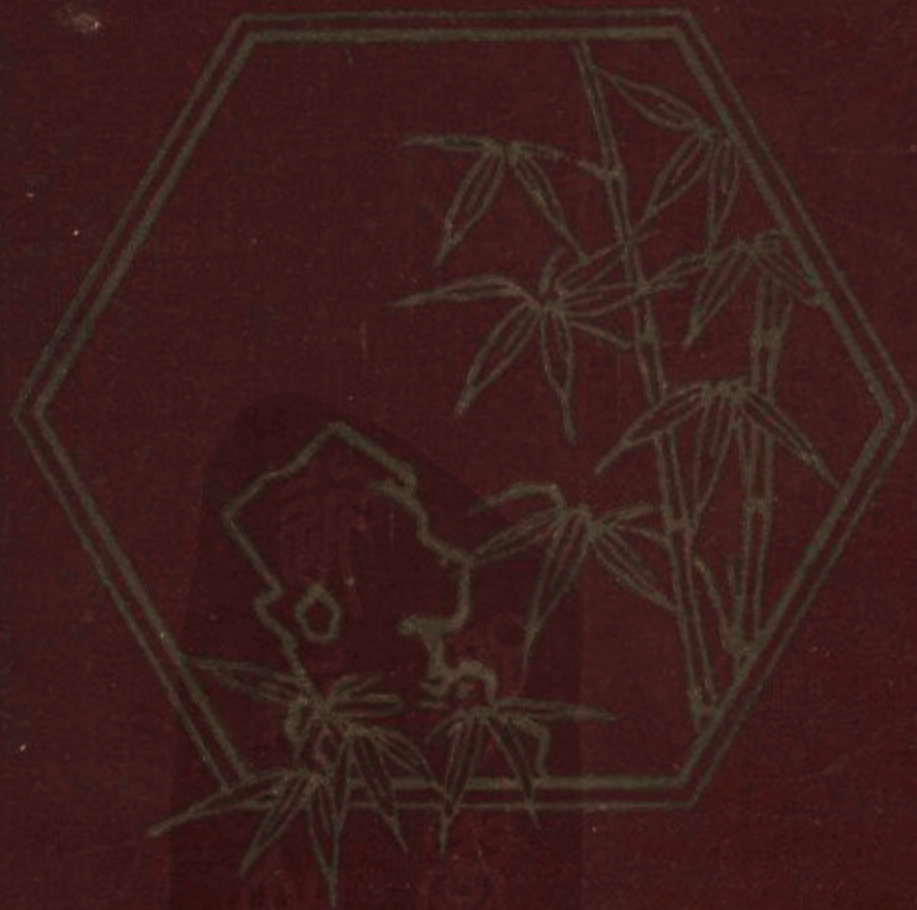


# 苏州园林

陈从周编著







## 蘇州園林初步分析

陳從周

### 一

我國園林，如從歷史上溯原的話，當推古代的園與圃，以及漢制攷上所稱的苑。周禮天官大宰：“九職二曰園圃，毓草林。”地官園人：“掌園遊之之獸禁。牧百獸。”地官充人：“以場圃任園地。”說文：“園，苑有垣也。一曰禽獸有園。圃，種菜曰圃。圃，所以種果也。苑，所以養禽獸也。”據此則園圃苑的含意已明。我們知道稀章的園，黃帝的圃已開園圃之端，到了三代苑圃專為狩獵的地方，例如周姬昌（文王）的園，翦蒐雉兔，與民同利。秦漢以後，園林漸漸變為統治者遊樂的地方，興建樓館，藻飾華麗了。秦嬴政（始皇）築秦宮，跨渭水南北，覆壓三百餘里。漢劉徹（武帝）營上林苑，甘泉苑，以及建章宮北的太液池，在歷史的記載上都是範圍很大的。其後劉武（梁孝王）的兔園，開始了疊山的先河。魏曹丕（文帝）更有芳林園。隋楊廣（煬帝）造西苑。唐李隆（懿宗）於苑中造山植木，建為園林。北宋趙佶（徽宗）之營艮嶽，為中國園林之最著於史籍者。宋室南渡，於臨安（杭州）建建玉津、聚景、集芳等園。元忽必烈（世祖）因遼金瓊華島為萬歲山太液池。明清以降除踵前遺規外，並營建西苑、南苑，以及西郊暢春、清漪、圓明等諸園，其數目視前代更多了。

私家園林的發展，漢代袁廣漢於洛陽北邙山下築園，東西四里，南北五里，構石為山，復蓄禽獸其間，可見其規模之大了。梁冀多規範圍，西至弘農，東至滎陽，南入魯陽，北到河淇，周迴千里。又司農張倫造景陽山，其園林佈置有若自然。可見當時園林在建築藝術上已有很高的造詣了。同時茹皓，舊為吳人，采北邙及南山佳石，復築樓館列於上下，並引泉蒔花，這些都是以人工來代天巧。魏晉六朝這個時期，是中國思想上起一個大轉變的時代，而亦中國歷史上戰爭最頻繁的時代，士大夫習於服食，崇尚清談，再兼以佛學倡盛，於是禮佛養性，遂萌出世之念，雖居城市，輒作山林之想。在文學方面有詠大自然的詩文，繪畫方面有山水畫的出現，在建築方面就在第宅之旁築園了。石崇在洛陽建金谷園，從其思歸引序來看其設計主導思想，是“避囂煩”“寄情賞”。再從梁書蕭統傳，徐勉戒子崧書，庾信小園賦等來看，他們的言論亦不外此意。唐代如宋之問的藍田別墅，李德裕的平泉別墅，王維的輞川別業，皆有竹洲花塢之勝，清流翠篠之趣，人工景物，彷彿天成。而白居易的草堂，尤能利用自然，參合借景的方法。宋代李格非洛陽名園記，周密吳興園林記，前者記北宋時所存隋唐以來洛陽名園如富鄭公園等，後者記南宋吳興園林如沈尚書園等，記中所述，幾與今日所見園林無甚二致。明清以後，園林數目遠邁前代，如北京與



## 蘇州園林

園、漫園，揚州九峯園、馬氏玲瓏館，海寧安瀾園，杭州小有天園等，以及明王世貞遊金陵諸園記所記東園等諸園，其數已不勝枚舉。今日存者如杭州皋園，南潯適園，上海內園，常熟九曲園，南翔猗園，無錫寄暢園等，為數尚多，而蘇州一隅又為各地之冠，如今我們來看看蘇州園林在歷史上的發展。

### 二

蘇州在政治經濟文化上，遠在春秋時的吳，已經有了基礎，其後兩漢兩晉逐漸發展。春秋時吳之梧桐園，以及晉之顧辟疆園，已開蘇州園林的先聲。六朝時江南已為全國富庶之區，揚州南京蘇州等處的經濟基礎，到後來形成有以商業為主，有以絲織品及手工業為主，有為官僚地主的消費城市。蘇州就是手工業重要產地兼官僚地主的消費城市。

我們知道六朝已還，繼以隋唐，楊廣（煬帝）開運河，促使南北物資交流，唐以來因海外貿易，江南富庶視前更形繁榮。唐末中原諸省戰爭頻繁，受到很大的破壞，可是南唐吳越所在範圍，在政治上經濟上尚是小康局面，因此有餘力興建園林，宋時蘇州朱長文因吳越錢氏舊園而築樂園，即是一例。北宋江南上承南唐吳越之舊，地方未受干戈，經濟上沒有受重大影響，園林興建未輟。及趙構（高宗）南渡，蘇州又為平江府治所在，趙構曾一度“駐蹕”於此，王喚營平江府治，其北部鑿池構亭，即官衙亦附以園林。其時土地兼併已甚，豪門巨富之宅，園林建築不言可知了。故兩宋之時，蘇州園林著名者，如蘇舜欽就吳越錢氏故園為滄浪亭，梅宣義構五畝園，朱長文築樂園，而朱勗為趙佶營艮嶽外，復自營同樂園，皆較為著的。元時江浙仍為財富集中之地，故園林亦有所興建，如獅子林，即其一例。迨入明清，土地兼併之風更甚，而蘇州自唐宋以來它是絲織品與各種美術工業品的產地，又為地主官僚的集中地，並且由科舉登第者最多，以清一代而論，狀元數字之多為全國冠，這些人年老歸家，購田宅，設巨肆，除直接從土地上剝削外，再從商業上經營盤剝，以其所得大建園林以娛晚境。而手工業所生產，亦供若輩使用。其經濟情況大略如此。它與隋唐洛陽，南宋吳興，明代南京，是同樣情況的。

除了上述情況之外，在自然環境上，蘇州水道縱橫，湖泊羅布，隨處可得泉引水。兼以土地肥沃，花卉樹木易於繁滋。當地產石，除堯峯山外，洞庭東西二山所產湖石，取材便利。距蘇州稍遠的如常州黃山，宜興張公洞，鎮江圖山、大峴山，句容龍潭，南京青龍山，崑山馬鞍山等所產，雖不及蘇州為佳，然運材亦便。而蘇州諸園之選峯擇石，首推湖石，因其姿態入畫，具備造園條件。宋書載顯傳：“顯出居吳下，士人共為築室，聚石引水植林開澗，少時繁密，有若自然。”即其一例。其次蘇州為人文薈萃之所，詩文書畫人才輩出，士大夫除自出新意外，復利用了很多門客，如吳風錄載：“朱勗子孫居虎邱之麓，以種藝選石為業，遊於王侯之門，俗稱花園子。”又周密癸辛雜識云：“工人特出吳興，謂之山匠，或亦朱勗之遺風。”既有人為之策劃，又兼有巧匠，故自宋以來造園家如俞澂、陸壘山，計成、文震亨、張漣、張然、葉洮、李漁、仇好石、戈良裕等，皆江浙人。今日疊石匠師出南京、蘇州、金華三地，而以蘇州匠師為首，是有歷史根源的。但士大夫固然有財力興建園林，然吳風錄所載，“雖閭閻下戶亦飾小山盆島為玩。”不能不說當地人民對自然的愛好了。

蘇州園林在今日保存者為數最多，且亦最完整，如能全部加以整理，不啻是個花園城市。故言中國園林，當推蘇州了，何怪大家都說：“江南園林甲天下，蘇州園林甲江南。”

## 蘇州園林

的光榮稱號呢。這些園林我經過五年的調查踏勘，復曾參與修復工作，前夏與今夏又率領同濟大學建築系同學作教學實習，主要對象是古建築與園林，逗留時間較久，遂以測繪與攝影所得，利用拙政園留園二個最大的園作例，略略加以說明一些蘇州園林在歷史上的發展，與設計方面的手法，供大家研究，至於其他的一些小園林有必要述及的，亦一併包括在內。圖錄內所附加詞句，係集宋詞，對景物僅略作點綴而已。

### 三

拙政園：拙政園在婁齊二門間的東北街。明嘉靖中(公元1522年—公元1566年)王獻臣因大宏寺廢地營別墅，是此園的開始。“拙政”二字的由來，是用潘岳“拙者之為政。”的意思。後其子以賭博負失，歸里中徐氏。清初屬海寧陳之遴，陳因罪充軍塞外，此園一度為駐防將軍府，其後又為兵備道館。吳三桂婿王永寧亦曾就居於此園。後沒入公家，康熙初改蘇松常道新署，其時玄燁(康熙)南巡，也來遊到此。蘇松常道缺裁，散為民居。乾隆初歸蔣榮，易名復園。嘉慶中再歸海寧查世倓，復歸平湖吳崧園。迨太平天國克復蘇州又為忠王府的一部份，太平天國失敗，為反動統治所據，同治十年(公元1871年)改為八旗奉直會館，仍名拙政園，西部歸張履謙所有，易名補園，解放後已合而為一。

拙政園的佈局主題是以水為中心，池水面積，約佔總面積五分之三，主要建築物十之八九皆臨水而築(圖181頁)，文徵明拙政園記：“郡城東北界婁齊門之間，居多隙地，有積水亘其中，稍加濬治，環以林木。……”據此可以知道是利用原來地形而設計的。到明末計成園冶中相地一節就說：“高方欲就亭台，低凹可開池沼……”的因地制宜方法相符合的。故該園以水為主，實有其道理在。在蘇州不但此園如此，閶階頭巷的網師園，水佔全園面積達五分之四。平門的五畝園亦池沼連連，望之瀟然，莫不利用原來的地形而加以濬治的。景德路環秀山莊乾隆間蔣輯鑿池得泉名“飛雪”，亦是解決水源的好辦法。

園可分中、西、東、三部，中部係該園主要部份，舊時規模所存尚多，西部即張氏補園，已大加改建，然佈置尚是平安。東部為明王心一歸田園居，久廢，正在重建中。

中部遠香堂為該園的主要建築物(圖4頁)，單簷歇山面闊三間的四面廳，從廳內通過窗櫺四望，南為小池假山，廣玉蘭數幹，扶疏接葉，雲牆下古榆依石，幽竹傍岩，山旁修廊曲折，導遊者自園外入內。似此的佈置不但在進門處可以如入山林(圖2頁)，而坐廳南望亦有山如屏，不覺有顯明的入口，它與住宅入口處置內照壁，或置屏風等來作間隔的方法採用同一的手法。東望繡綺亭(圖8頁)，西接倚玉軒，北臨荷池，而隔岸雪香雲蔚亭(圖23頁)與待霜亭突出水面小山之上。遊者坐此廳中，則一園之景可先窺一輪廓了。在此廳為中心的南北軸線上，高低起伏，主題突出。而尤以池中島嶼，環以流水，掩以叢竹，臨水湖石參差，使人望去殊多不盡之意，彷彿置身於天然池沼中。從遠香堂緣水東行跨倚虹橋(圖14頁)，橋與閣皆甚低，係明代舊構，越橋遠倚虹亭，亭倚牆而作，僅三面臨空，故又名東半亭。向北達梧竹幽居(圖20頁)，亭四角攢尖，每面開四圓拱門，此處係中部東盡頭，我們視線通過二道圓拱門望池中景物，如入環中，(圖17頁)而隔岸極遠處的西半亭隱然在望，是亭內又為一圓拱門，倒映水中，所謂別有洞天以通西部的，亭背則北寺塔聳立雲霄中(圖15頁)，為極妙的借景。左顧遠香堂倚玉軒及香洲等，右盼兩島，前者為華麗的建築羣，後者為天然圖畫，劉師敦楨云：“此為園林設計上運用最好的對比方法。”(圖16頁)

## 蘇州園林

但根據實際情況，東西二岸水面距離並不太大，然看去反覺深遠特甚，在設計時在水面隔以梁式石橋，逶迤曲折，人們視線從水面上通過石橋才達彼岸，兩旁一面人工華麗的建築，一面天然蒼翠的小山，二者之間水是修長的，自然給人們的感覺是更加深遠與擴大了（圖15頁），而對岸老榆傍岸，垂楊臨水，其間一洞窈然，樓台畫出，又別有天地了。從梧竹幽居經三曲橋，小徑分歧，屈曲循道登山，達巔為待霜亭，（圖22頁）亭六角，巽然出叢竹間，向東襟帶綠漪亭，（圖18頁）西則復與長方形的雪香雲蔚亭相呼應，此島平面為三角形，與雪香雲蔚亭一島橢圓形者有別，二者之間一溪相隔，溪上覆以小橋（圖25頁），其旁幽篁叢出，老樹斜依，而清流涓涓宛若與樹上流鶯相酬答。至此頓忘塵囂了。自雪香雲蔚亭下，便到荷風四面亭（圖42頁），亭亦六角，居三路之交點，前後皆以曲橋相貫，前通倚玉軒而後達見山樓及別有洞天。經曲廊名柳蔭路曲者達見山樓（圖26頁），樓為重簷歇山頂，以假山構成雲梯可等至樓層，是樓地位居中部西北之角，因此登樓遠望，其至四週距離較大，所見景物亦遠，如轉眼北眺，則城隍景物，又瞬入眼簾了。此種手法，在中國園林中最為常用，如中由吉巷半園用五邊形亭，獅子林用扇面亭（圖120頁），皆置於角間略高的山巔。至於此園面積較大，而積水瀟瀟，建一重樓，但望去不覺高聳凌雲，而水間倒影清澈，尤增園林景色。然在設計時應注意其立面線腳，宜多用橫線，蓋與水面取得平行，以求統一。香洲俗呼旱船，形似船而不能行水者，入艙置一大鏡故從倚玉軒西望，鏡中景物，真幻莫辨。樓上名漱觀樓，亦宜眺遠。向南為得真亭，內置一鏡（圖40頁），命意與前同。是區水面狹長，上跨石橋名小飛虹（圖37頁），將水面劃分為二，其南水榭三間，名小滄浪，亦跨水上，又將水面再度劃分，二者之下皆空，不但不覺其侷促，反覺面積擴大，空靈異常，層次漸多了。人們視線從小滄浪穿小飛虹及一庭秋月嘯松風亭，水面極為遼闊，而荷風四面亭倒影，香洲側影，遠山樓角皆先後入眼中（圖38頁），真有從小窺大，頓覺開朗的樣子。枇杷園在遠香堂東南，以雲牆相隔，通月門，則嘉實亭與玲瓏館分列於前，復自月門回望雪香雲蔚亭，如在環中，此為最好的對景。我們坐園中，垣外高槐亭台，移置身前，為極好的借景。園內用鵝子石鋪地，雅潔異常，惜沿牆假山修時已變更原形，而雲牆上部無收頭，轉折又略嫌生硬（圖5頁）。從玲瓏館旁曲廊至海棠春曉（圖10頁），屋僅面闊二間，階前古樹一木，海棠一樹，佳石一二，近屋迴以短廊，漏窗外亭閣水石，隱約在望，其環境表面上看來是封閉的，而實際是處處通暢，面面玲瓏，置身其間，便感到密處有疏，小處現大，可見設計手法運用的巧妙了。

西部與中部原來是不分開的，後來一園劃分為二，始用牆間隔，如今又合而為一，因此牆上開了漏窗。當其劃分時，西部欲求有整體性，於是不得不在小範圍內加工，沿水的牆邊就構了水廊，廊復有曲折高低的變化，人行其上，宛若凌波（圖49頁）。是蘇州諸園中之遊廊極則。卅六鴛鴦館與十八曼陀羅花館係鴛鴦廳（圖58頁），為西部主要建築物，外觀為歇山頂，面闊三間，內用捲棚四捲，四隅各加暖閣，其形制為園內唯一孤例。此廳體積似乎較大，其因實由於西部劃分後，欲成為獨立的單位，此廳遂為主要建築部份，在需要上不能不建，但礙於地形，於是將前部空間縮小，後部挑出水中，雖然解決了地位安頓問題，但卒使水面增狹與對岸之山距離太近，陸地縮小，而本身又覺與全園不稱，當然是美中不足處。此廳為主人宴會與顧曲之處，因此在房屋結構上除運用捲棚頂以增加演奏效果外，其四隅之暖閣，既解決進出時風擊問題，復可利用為宴會時僕從聽候之處，演奏時暫作後

## 蘇州園林

台之用，設想上是相當週到，內部的裝修精緻與留聽閣同為蘇州少見的。至於初春十八曼陀羅花館看寶珠山茶花，夏日卅六鴛鴦館看鴛鴦於荷渠間，宜乎南北各置一廳了。對岸為浮翠閣，八角二層，登閣可鳥瞰全園，惜太高峻，與環境不稱。其下隔溪小山上置二亭，即笠亭與扇面亭（圖61,62頁），亭皆不大，蓋山較低小，不得不使然。扇亭位於臨流轉角，因地而設，宜於閒眺，故顏其額為“與誰同坐軒。”亭下為修長流水，水廊緣邊以達倒影樓，樓為歇山頂，高二層，與六角攢尖的宜兩亭遙遙相對（圖54頁），皆倒影水中，互為對景。鴛鴦廳西部之溪流中置塔影亭（圖66頁），它與其北的留聽閣（圖65頁），同樣在狹長的水面二盡頭，而外觀形式亦相彷彿，不過地位視前二者為低，佈局與命意還是相同的。塔影亭南原為補園入口以通張宅的，今已封閉。

東部久廢，刻在重建中，從略。

留園：在閶門外留園路，明中葉為徐泰時東園，清嘉慶間（約公元1800年左右）劉恕重建，稱寒碧山莊，又名劉園。園中舊有十二峯，為太湖石之上選。光緒二年（公元1876年）閻歸威康，易名留園。園佔地五十市畝，面積為蘇州諸園之冠（圖233頁）。

是園可劃分為東西中北四部，中部以水為主，環繞山石樓閣，貫以長廊小橋。東部以建築為主，列大型廳堂，參置軒齋，間列立峯斧劈，在平面上曲折多變。西部以大假山為主，漫山楓林，亭榭一二，南面環以曲水，仿晉人武陵桃源，是區與中部以雲牆相隔，紅葉出粉牆之上，望之若雲霞，為中部最好的借景。北部舊構已燬，今又重開，平淡無足觀，從略。

中部：入園門經二小院至綠蔭（圖69頁），自漏窗北望，隱約見山池樓閣片斷，向西達涵碧山房三間，硬山造（圖72頁），為中部的的主要建築，前為小院，中置牡丹台，後臨荷池。其左明瑟樓倚涵碧山房而築（圖73頁），高二層屋頂用單面歇山，外觀玲瓏，由雲梯可導至二層。復從涵碧山房西折上爬山遊廊，登閣木樨香軒，坐此可周視中部，尤其東部曲谿樓，西樓，清風池館，汲古得綆處及遠翠閣等，參差前後（圖85頁）高下相呼的諸樓閣掩映於古木奇石之間。南面則廊屋花牆，水閣聯續，而明瑟樓微突水面，涵碧山房之涼台再突水面，層層布局，略作環抱之勢，樓前清水一池，倒影歷歷在目。自閣木樨香軒向北東折經遊廊達遠翠閣，是閣位置於中部東北角，（圖75頁）其用意與拙政園見山樓相同，不過一在水一在陸，又緊依東部，隔花牆為東部最好的借景。小蓬萊宛在水中央，濠濮亭列其旁，皆幾與水平，如此對比，容易顯山之峻與樓之高了。曲谿樓底層西牆皆列碑框（圖86頁），漏窗，遊者至此感覺處處鄰虛，移步換影，眼底如畫了。而尤其舉首西望，秋時楓林如醉，襯托於雲牆之後，其下高低起伏若波然，最令人依戀不已。北面為假山，可亭六角出假山之上（圖77頁），其後則為長廊了。（圖81頁）

東部主要建築物有二：其一五峯仙館（楠木廳）面闊五間，係硬山造，（圖88頁）內部裝修陳設，精緻雅潔，為江南舊式廳堂佈置之上選（圖89頁），其前後左右皆有大小不等的院子，前後二院皆列假山，人坐廳中彷彿面對岩壑，然此法為明計成所不取，園冶云：“人皆廳前撮山，環堵中聳起高高三峯，排列於前，殊為可笑。”此廳列五峯於前，似覺太擠，了無生趣。而計成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是“以予見或有嘉樹稍點玲瓏石塊，不然牆中嵌埋壁岩，或頂植卉木垂蘿，似有深境也。”我覺得這辦法是比較妥善多了。後部小山前有清泉一泓，境界至靜，惜源頭久沒，泉呈時涸時有之態。山後沿牆繞以迴廊，可通



## 蘇州園林

左右前後，遊者至此，偶一不慎，方向莫辨。在此小院中左眺遠翠閣，則隔院樓台又炯然在目。使人益覺該園之寬大了。其旁汲古得綆處，小屋一間，緊依五峯仙館，入內則四壁皆虛，中部景物又復現眼前。其與五峯仙館相聯接處的小院，中植梧桐一樹，望之亭亭如蓋，此小空間的處理是極好的手法。還我讀書處與揖峯軒都是兩個小院，在五峯仙館的左隣，是介於與林泉耆碩之館中間，為二大建築物中之過渡。小院繞以迴廊，間以磚框，院中安排佳木修竹，萱草片石，都是方寸得宜，楚楚有致，使人有靜中生趣之感，充分發揮了小院落的設計手法（圖98頁）。而遊者至此往往相失。由揖峯軒向東為林泉耆碩之館，俗呼鴛鴦廳，裝修陳設極盡富麗（圖99頁），屋面闊五間，單簷歇山造，前後二廳，內部各施捲棚，主要一面向北，大木梁架用“扁作”有彫刻，南面用“圓作”，無彫刻。廳北對冠雲沼，冠雲，岫雲，朵雲三峯以及冠雲亭冠雲樓。三峯為明代舊物，蘇州最大的湖石。冠雲峯後側為冠雲亭（圖102頁），亭六角，倚玉蘭花下。向北登雲梯上冠雲樓，虎丘塔影，阡陌平疇，移置窗前了。佇雲庵與冠雲台位於沼之東西。從冠雲台入月門係佳晴喜雨快雪之亭，亭內楠木樞扇六扇，彫刻極精，為吳中裝修之極品（圖107頁），惜是亭面西，難免受陽光風露之損傷，東園一角係新闢，山石平淡無奇，不足與舊構相頡頏了。

西部園林以時代而論，似為明東園舊規，山用積土，間列黃山，猶是李漁所云：“小山用石，大山用土。”的老辦法，因此漫山楓樹，得以滋根，林中配二亭；一為舒嘯亭（圖108頁）係圓攢尖，一為至樂亭（圖109頁）六邊形係仿天平山范祠御碑亭而略變形的，在蘇南還是創見。前者隱於楓林間，後者據西北山腰，可以上下眺望。南環清溪，植桃柳成蔭，原期使人至此有世外之感，但有意為之，頓成做作，以人工勝天然在園林中實是不易的事。溪流終點，則為活潑潑地（圖112頁），一閣臨水，水自閣下流入，人在閣中，彷彿跨溪之上，不覺有盡頭了。唯該區假山，經數度增修，殊失原態。

北部舊構已燬，今新建，無亭台花木之勝。

### 四

江南園林佔地不廣，然千岩萬壑，清流碧潭，皆宛然如畫，正錢泳所說：“造園如作詩文，必使曲折有法。”因此對於山水亭台廳堂樓閣，曲池方沼花牆遊廊等之安排劃分，必使風花雪月，光景常新，不落窠臼，始為上品。因此對於總體佈局及空間處理，務使有擴大之感，觀之不盡，而風景多變，極盡規劃的能事。總體佈局可分以下幾種。

中部以水為主題，貫以小橋，繞以遊廊，間列亭台樓閣，大者中列島嶼，此類如網師園，人民路怡園中部等。廟堂巷暢園，地頗狹小，一水居中，繞以廊屋，宛如盆景。留園雖以水為主，然劉師敦楨認為該園以整體而論，當以東部建築羣為主，這話亦有其理存在着。

以山石為全園之主題，因是區無水源可得，且無窪地可利用，故不能不以山石為主題使其突出，固設計中一法，西百花巷程氏園無水可託，不得不如此了。環秀山莊範圍小，不能鑿大池，亦以山石為主，略引水泉，俾山有生機，岩現活態，苔痕鮮潤，草木華滋，宛然若真山水了。

基地積水瀰漫，而佔地尤廣，佈置遂較自由，不能以定法所囿，如拙政園五畝園等較大的，更能發揮開朗變化的能事，尤其拙政園中部的一些小山大有張連所云：“平岡小坡，



## 蘇州園林

曲岸迴沙。”都是運用人工方法來符合自然的境界。計成園冶云：“雖由人作，宛自天開”。劉師敦楨主張“池水以聚為主，以分為輔，小園聚勝於分，大園雖可分，但須賓主分明。”網師園與拙政園是兩個佳例，皆蘇州園林上品。

前水後山，復構堂於水前，坐堂中穿水遙對山石，而堂則若水榭，橫臥波面，文衡弄藝園佈局即如是。北寺塔東芳草園亦彷彿似之。

中列山水，四週環以樓及廊屋，高低錯落，迤邐相續，與中部山石相呼應，如小新橋巷耦園東部，在蘇州尚不多見。東北街韓氏小園，亦略取是法，不過樓屋僅兩面。中由吉巷半園，修仙巷宋氏園皆有一面用樓。

明代園林，接近自然，猶是張漣父子計成輩所總結的方法，利用原有地形，略加整理，其所用石，在蘇州大體以黃石為主，如拙政園中部二小山及繡綺亭亭下的，黃石雖無湖石玲瓏剔透，然掇石有法，反覺渾成，既無矯揉做作之態，且無累石不固的危險。我們能從這種方法中細細探討，在今日造園中還有不少優良傳統可以吸收學習的。到清代造園率皆以湖石疊砌，貪多好奇，每以湖石之多少與一峯之優劣，與他園計較短長，試以怡園而論，購洞庭山三處廢園之石累積而成，一峯一石，自有上選，但其西北部之一區，石骨外露，卒無活態，即其一例。可見“小山用石”，非全無寸土，不然樹木將無所依託了。環秀山莊雖改建於乾隆間，數弓之地，深谿幽壑，勢若天成，運用北宗山水的所謂“大斧劈法”，簡潔遒勁（圖130頁），其水則迂迴曲折，山石處處滋潤，蒼岩欣欣欲活了，誠為江南園林的傑構。於此方知設計者若非胸有丘壑，揮洒自如者焉能至斯？學養之功可見重要了。

掇山既須以原有地形為據，但自然之態，變化多端，無一定成法，可是自然的形成與發展，亦有一定的規律可尋，“師古人不如師造化。”實有其理在，我們今日能通乎此理，從自然景物加以分析，證以古人作品，評其妍媸，擷其菁華。構成最美麗的典型。奈何蘇州所見晚期園林，什九已成“程式化”，從不在整體考慮，每以亭台池館，妄加拼湊，尤以掇山選石，皆舉一峯片石，視之為古董，對於花樹的襯托，建築物的調和等，則有所忽略，這是今日園林設計者要引以為鑒的。如怡園欲集諸園之長，但全局渙散似未見成功。

園林之水，首在尋源，因無源之水必死水。如拙政園利用原來池沼。環秀山莊掘地得泉，即雖涓涓，亦必清冽可愛。但園林面積既小，欲使有汪洋之慨，則在設計時的運用，其法有二：一、池面利用不規則的平面，間列島嶼，上貫以小橋，在空間上使人望去，不覺一覽無餘。二、留心曲岸水口的設計，故意做成許多灣頭，望之彷彿有許多源流，如是則水來去無盡頭，有深壑藏幽之感。至於曲岸水口之利用蘆葦，雜以菰蒲，則更顯得隱約迷離，這是以較大的園林應用才妙。留園活潑潑地，水榭臨流，溪至榭下已盡，但必流入一部份，則俯視之下，榭若跨溪上，水不覺終止。南巔子巷惠蔭園水假山，係層疊巧石如洞曲，引水灌之，點以步石，人行其間，如入澗壑，洞上則構屋。此種形式為吳中別具一格者，殆係南宋杭州趙翼王園中之遺制。滄浪亭以山為主，但西部的步磻廊特然逐漸加高，高瞰水潭，自然臨淵莫測。惜是潭平時無涓涓活流，致設計者事與願違，斯亦不能不注意的。藝圃的橋與水幾乎（圖128頁），反之兩岸山石愈顯高峻了。怡園之橋雖低於山，但與水尚有一些距離，還不失為有所依據的。至於小溪作橋，在對比之下其情況何如？不難想像，古人遂改用“點其步石”的方法，則更為自然有致了。瀑布除環秀山莊已涸，他則罕有。

## 蘇州園林

中國園林除水石池沼外，建築物如廳、堂、齋、台、亭、榭、軒、卷、廊等，都是構成園林的主要部份，然江南園林以幽靜雅淡為主，故建築物務求輕巧，方始相稱，所在建築物的地點，平面，以及外觀不能不注意了。園冶云：“凡園圃立基，定廳堂為主，先取乎景，妙在朝南，倘有喬木數株，僅就中庭一二。”蘇南園林尚守是法，如拙政園遠香堂，留園涵碧山房等皆是。至於樓台亭閣的地位，雖無成法，但“按基形式”“格式隨宜。”“隨方制象，各有所宜。”“一榭一角，必令出自己裁。”“花間隱榭，水際安亭。”還是在設計人從整體出發而加以靈活應用。古代如園冶，長物志，工段營造錄等，雖有述及，最後亦指出我們不能守為成法的。試以拙政園而論，我們自高處俯視，建築物都是隨宜安排的，其方向差不多都依地形而改變。其外觀給人的感覺是輕快為主，平面正方形，長方形，多邊形，圓形等皆有，屋頂形式則有歇山，單面歇山，硬山，懸山，攢尖等，而無廡殿式，即歇山硬山懸山，亦多數採用捲棚式。其翼角起翹類多用“水戩發戩”的辦法，因此翼角起翹低而外觀輕快。簷下玲瓏的掛落，柱間微灣的吳王靠，得能取得一致。建築物在立面的處理，以留園中部而論，我們自聞木樨香軒東望，對景主要建築物是曲谿樓，用歇山頂，其外觀在第一層做成彷彿台基的形狀，與水相平行的線腳與上層分界，雖係二層看去不覺其高聳了。而尤其曲谿樓，西樓，清風池館，三者的位置各有前後，屋頂立面皆同中寓不同。與下部的立峯水石都很相稱，古木一樹斜橫波上，益增蒼古，而牆上的磚框漏窗，上層的窗櫺與牆面虛實的對比，疏淡的花影，都是蘇州園林特有的手法，尤其倒影水中，其景更美。明瑟樓與涵碧山房相隣，前者為捲棚歇山，後者為捲棚硬山，然兩者相聯，不能不用變通的辦法，明瑟樓歇山山面僅作一面，另一面用垂脊，不但不覺得其難看，反覺生動有變化(圖73頁)。他如暢園因基地較狹長，中又係水池，水榭無法安排，卒用單面歇山(圖174頁)，實係同出一法。反之東園一角亭，為求輕巧起見，六角攢尖頂翼角用“水戩發戩”，其上部又太重，柱身瘦而高，在整個比例上頓覺不穩。東部舒嘯亭至樂亭，前者小而不見玲瓏，後者屋頂雖多變化亦覺過重，都是比例上的缺陷。蘇南築亭，晚近香山匠師每將屋頂提得過高，但柱身又細，整個外觀未必真美。反視藝圃明代遺構，屋頂略低，較平穩得多。終之單體建築，必然要考慮到與全園的整個關係才是。至於平面變化，雖洞房曲戶，亦必做到曲處有通，實處有疏。小型軒館，一間二間，或二間半均可，皆視基地，隨宜安排，如拙政園海棠春陽面闊二間，一大一小，賓主分明。留園揖峯軒面闊二間半，而尤妙於半間，方信園冶所云有所獨見之處。建築物的高下得勢，左右呼應，虛實對比，在在都須留意。王洗馬巷萬氏園(原為任氏)，園雖小書房部分自成一區，極為幽靜。其裝修與鐵瓶巷任宅東西花廳顧宅花廳，網師園，西百花巷程氏園，大石頭巷吳宅花廳等(詳見拙著裝修集錄)都是蘇州園林中之上選。至於他園尚多商量處，如留園太繁瑣儉俗，佳者甚少。拙政園精者固有，但多數又覺簡單無變化，力求一律。皆修理中東拼西湊或因陋就簡所造成。怡園舊裝修幾不存，而早船為吳中之尤者(圖141頁)，所遺裝修極精。

園林遊廊為園林的脈絡，在園林建築中處極重的地位，故特地說明一下。今日蘇州園林廊之常見者。複廊：廊係兩面遊廊中隔以粉牆，間以漏窗，(詳見拙編漏窗)使牆內外皆可行走，此種廊大都用於不封閉性的園林，如滄浪亭的沿河(圖170頁)。或一園中須加以間隔，欲使空間擴大，並使入門有所過渡，如怡園的複廊，便是一例，此廊顯然是仿



## 蘇州園林

前者。它除此作用外，因歲寒草堂與拜石軒之間不為西向的陽光與朔風所直射，用以阻之，而陽光通過漏窗，其圖案更覺玲瓏激透（圖136頁）。遊廊有陸上水上之分，又有曲廊直廊之別。但忌平直生硬，今日蘇州諸園所見，過分求曲，則反覺生硬勉強，如留園中部北牆下的。至其下施以磚砌關干，一無空虛之感，與上部掛落不稱，柱夾磚中，彊直滯重，鐵瓶巷任宅及拙政園西部水廊小榭，易以鏤空之磚，似此較勝，拙政園舊時柳蔭路曲，臨水一面關干用木製，另一面上安吳王靠，是有道理的（圖45頁）。水廊佳者，如拙政園西部的，不但有極佳的曲折，並有適當的坡度，誠如園冶所云的“浮廊可渡。”允稱佳構（圖52頁）。尤其可取的就是曲處置湖石芭蕉（圖51頁），配以小榭，更覺有變化。爬山遊廊在蘇州園林中獅子林留園拙政園略點綴一二，大都是用於園林邊牆部份。設計此種廊時應注意到坡度與山的高度問題，否則運用不當，頓成頭重腳輕，上下不協調。在地形狹寬不同的情況下，可運用一面坡的，或一面坡與二面坡並用，如留園西部的。曲廊的曲處是留虛的好辦法，隨便點綴一些竹石，芭蕉，都是極妙的小景。李斗云：“板上甃磚謂之嚮廊，隨勢曲折謂之遊廊，愈折愈曲謂之曲廊，不曲者修廊，相向者對廊，通往來者走廊，容徘徊者步廊，入竹為竹廊，近水為水廊，花間偶出數尖，池北時來一角，或依懸崖，故作危檻，或跨紅板，下可通舟，遞迨於樓台亭榭之間，而輕好過之，廊貴有欄，廊之有關如美人服半臂，腰為之細，其上置板為飛來椅，亦名美人靠，其中廣者為軒。”言之尤詳，可資參考。今日復有廊外植芭蕉呼為蕉廊，植柳呼為柳廊，夏日人行其間，更覺翠色侵衣，溽暑全消了。冬日則陽光射入，溫和可喜，用意至善。而古時以廊懸畫稱畫廊，今日壁間嵌碑，都是極好的應用。

園林中水面之有橋，正陸路之有廊，重要可知，蘇州園林習見之橋，一種為梁式石橋，可分直橋，九曲橋，五曲橋，三曲橋，弧形橋等，其位置有高於水面與岸相平的，有低於兩岸浮於水面的，以時代而論，後者似較舊，我們今日在藝圃及無錫寄暢園常熟諸園（圖178頁）所見的都是如此，怡園及已燬木瀆嚴家花園的亦彷彿似之，不過略高於水面一點。舊時為什麼如此設計呢？它所表現的效果有二：第一橋與水平，則遊者凌波而過，水益顯汪洋，橋更覺其危了。第二橋低則山石建築愈形高峻，與丘壑樓台自然成強烈對比。無錫寄暢園假山用平崗，其後以惠山為借景，崗下幽谷間施以是式橋，誠能發揮明代園林設計之高度技術。今日梁式橋往往不照顧地形，不考慮本身大小，隨便安置，實屬非當。而尤其關于高度，形式，都從不與全橋及環境作一番研究，甚至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鐵關干都加了上去，如拙政園西部的。而上選者，如藝圃小橋，拙政園倚虹橋都是。拙政園中部的三曲五曲之橋，關干比例都還好，可惜橋本身略高一些，待霜亭與雪香雲蔚亭二小山之間石橋，僅擱一石板，不施關干，極盡自然質樸之意，亦佳構。另一種為小型環洞橋，獅子林網師園都有，以此二橋而論，前者不及後者為佳，因環洞橋不適宜建於水中部，水面既小，用此中阻，遂顯龐大質實，略無空靈之感。後者建於東部水盡頭，橋本身又小（圖132頁），從西東望，遼闊的水面中倒影至佳，反之自橋西望，月門倒映水中，用意相同。中由吉巷半園，因地位狹小，將環洞變形，亦係出權宜之計。至於小溪園冶云：“點其步石”的辦法，尤能與自然相契合，實遠勝架橋其上，可是此法今日差不多已成絕響了。

園林的路，清閑供云：“門內有徑，徑欲曲。”“室旁有路，路欲分。”當然今日我

## 蘇州園林

們在蘇州園林所見，還能如此。拙政園中部道路猶守明時舊規，從原來地形出發，加以變化，主次分明，曲折有度。環秀山莊面積小，不能不略作紆盤，但亦能却到好處，行者有引人入勝之慨。然獅子林怡園的，故作曲折，使人莫之所從，既背自然之理，又多不盡人情，因此矯揉做作，與自然相距太遠的安排，實在是不藝術的事。

鋪地在園林亦是一件重要的工作，不論庭前，曲徑，主路，皆須極慎重考慮，今日蘇州園林所見：有灰磚鋪地，大都鋪於主路，施工簡單，併湊圖案自由。碎石地，用碎石灰鋪，可用於主路小徑庭前。上面間有用缸片點綴一些圖案。或缸片灰鋪間以磁片的。用法同前。鵝子地，或鵝子間加磁片併湊成各種圖案，視上述的要細緻雅潔多，但其缺點是石隙間的泥土，每為雨水及人力所沖掃而逐漸減少，又復較易長小草，保養費事，是須要改進的。冰裂地則用於庭前，蘇南的結構有二：其一即冰紋石塊平置地面，如拙政園遠香堂前的，頗饒自然之趣，然亦有不平穩的流弊。其一則冰紋石間交接處皆對卯拼成，施工難而堅固，如留園涵碧山房前，鐵瓶巷顧宅花廳的，都是極工整。至於庭前踏踏用天然石疊，如拙政園遠香堂及留園五峯仙館前的皆饒野趣。

園林的牆，有亂石牆，磨磚牆，漏磚牆，白粉牆等數種，蘇州今日所見以白粉牆為最多，外牆有上開瓦花窗（漏窗開在牆頂部）的，內牆間開漏窗及磚框的，所謂粉牆花影，為人樂道。磨磚牆園內僅建築物上酌用外，園門十之八九貼以水磨磚砌成圖案的，如拙政園大門（圖1頁）。亂石牆祇見於裙肩處。在上海南市薛家浜路舊宅中我曾見到冰裂紋上綴以梅花的，極精，似係明代舊物。西園以牆區分水面，亦別具一格（圖164頁）。

聯對匾額在中國園林中正是如人之有鬚眉，不能少的一件重要點綴品，蘇州又為人文薈萃之區，當時園林建造復有文人畫家的參預，從人工上構成詩情畫意，將平時所見真山水，古人名迹，詩文歌詩所表達的美妙意境，擷其精華而總合之，加以特出，因此山林岩壑，一亭一榭，莫不用文學上極典雅美麗而適當的辭句來形容它，使遊者入其地，覽景而生情文，這些文字亦就是這個環境中最恰當的文字代表。例如拙政園的遠香堂與留聽閣，同樣是一個賞荷花的地方，前者出“香遠益清”句，後者出“留得殘荷聽雨聲”句。留園的聞木樨香軒，拙政園的海棠春鴨，又是都根據這區所種的樹木來命名的。遊者至此，不期而然的能夠出現許多文學藝術的好作品，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園林的一個特色了。我希望今後在許多舊園林中，如果無封建意識的文字，僅就描寫風景的，應該好好保存下來。蘇州諸園皆有好的題辭，而怡園諸聯集宋詞，更能曲盡其意，可惜已經大部份不存了，至於用材料，因園林風大，故十之八九用銀杏木陰刻，填以石綠。或用木陰刻後髹漆敷色者亦有，不過色彩都是冷色。亦有用碑刻的，雅潔可愛，字體以篆隸行書為多，罕用正楷，取其古樸與自然，中國書畫同源，本身是個藝術品，當然是會增加美觀的。

樹木之在園林，其重要不待細述已所洞悉。江南園林面積小，且都屬封閉性，四週繞以高垣，故對於培花植木，必須深究地位之陰陽，土地之高卑，樹木發育之遲速，耐寒抗旱之性能，姿態之古拙與華滋，更重要的為佈置的地位與樹石的安排了。園林之假山與池沼皆真山水的縮影，因此樹木的配置，不能任其自由發展，所栽植者必須體積不能過大，而姿態務求畢備，虬枝旁水，盤根依阿，景物遂形蒼老，因此在選樹之時尤須留意此端，宜乎李格非云：“人力勝者少蒼古。”了。今日蘇州樹木常見的，如拙政園大樹用榆，留園中部用榆與銀杏，西部則漫山楓樹。怡園面積小，故易以桂，松，及白皮松，尤以白皮松



## 蘇州園林

樹雖小而姿態古拙，在小園中最是珍貴。他則難以松梅棕樹黃楊，在發育上均較遲緩。其次園小垣高，陰地多而陽地少，於是牆陰必植耐寒植物，如女貞，棕樹，竹之類，岩壑必植高山植物，如松杉之類。階下石隙之中植長綠陰性草類，全園中長綠者遂多於落葉者，則四季咸青，不致秋冬禿禿無物了。至於喬木若榆槐楓等，除每年修枝使其姿態古拙入畫外，而此種樹的根部甚美，尤以榆樹年齡大後，身空皮留，老幹抽條，蔥翠如畫境。今日蘇州園林中山巔栽樹，大別有兩種情況：第一類山巔山麓祇植大樹而虛其根部，俾可欣賞其根部與山石之美，如留園的與拙政園的一部份。第二類山巔山麓樹木皆出叢竹或灌木之上，山石並攀以藤蘿，使望去有深鬱之感，如滄浪亭及拙政園的一部份。然二者設計者的依據有所不同，以我的分析，這些全在設計者所用粉本的各異，如前者師元代畫家倪瓚（雲林）的清逸作風，後者則效明代畫家沈周（石田）的沉鬱了。至於濱河低卑之地，種柳，栽竹，植蘆，而牆陰栽爬山虎，修竹，天竹，秋海棠等，葉翠花冷實鮮，高潔耐賞。但此等亦必須每年修剪，不能任其發育。

園林栽花與樹木同一原則，背陰且能略受陽光之地，栽植桂花，山茶之類，此二者除終年常青外，且花一在秋，一在春初，都是羣花未放之時，而姿態亦佳，掩映於奇石之間，冷蕩異常。紫藤則入春後一架綠蔭，滿樹繁花，望之若珠光寶露。牡丹作台，視以文石關干，實牡丹宜高地向陽，兼以其花華麗，故不得不使然。他若玉蘭海棠牡丹桂花等同栽庭前，諧音為玉堂富貴，當然命意已不適於今日，但對於開花的季節與色彩的安排，前人未始無理由的。桃李則宜植林，適於遠眺，此在蘇州，僅範圍大的如留園拙政園可以酌用之。

樹木的佈置，在蘇州園林有兩個原則：第一用同一種樹植之成林，如怡園聽濤處植松。留園西部植楓，聞木樨香軒前植桂。但又必須考慮到高低疏密間及與環境的關係。第二用多種樹同植，其配置如作畫構圖一樣，更要注意樹的方向及地的高卑是否適宜於多種樹性，樹葉色彩的調和對比，長綠樹與落葉樹的多少，開花季節的先後，樹葉形態，樹的姿勢，樹與石的關係，必然要做到，片山多致，寸石生情，二者間是一個有機的聯繫才是。更須注意的它與建築物的式樣，顏色的襯托，是否已做到好花須映好樓台的效果。水中植荷，似不宜多，因荷多必減小了水的面積，樓台缺少倒影，故宜略點綴一二，亭亭玉立，搖曳生姿，隔秋水宛在水中央。據云崑山顧氏園竊植於池中石板底，石板僅鑿數洞，俾不使其自由繁植。劉師敦楨云：“南京明徐氏東園池底置缸，植荷其內。”用意相同。

蘇南園林以整體而論，其色彩以雅淡幽靜為主，它與北方皇家園林的金碧輝煌，適成對比，其所以如此，以我個人見解，第一蘇南居住建築，所施色彩在梁枋柱頭皆用栗色，掛落用墨綠，有時柱頭用黑色退光，都是一些冷色調，與白色牆面，起了強烈的對比，而花影扶疏，又適當地沖淡了牆面強白，形成良好的過渡，自多佳境了。且蘇州園林皆與住宅相聯，為養性讀書之所，更應以清靜為主，宜乎有此色調，它與北方皇家花園的那樣宣揚自己威風與眩耀富貴的，在作風上有所不同。但蘇州園林士大夫未始不欲眩耀富貴，然在裝修，選石，陳列上用功夫，在色彩上仍然保持以雅淡為主的原則。再以南宗山水而論，水墨淺絳，略施淡彩，秀逸天成，早已印在士大夫及文人畫家的腦海中，自然由這種思想影響下，設計出來的園林，當然不會用重彩貼金了。加以江南炎熱，朱紅等熱顏料亦在所非宜，封建社會的民居尤不能與皇家同一享受，因此色彩祇好以雅靜為歸，用清幽勝

## 蘇州園林

穠麗，設計上用少勝多的辦法了。此種色彩其佳處是與整個園林輕巧的外觀，灰白的江南天色，秀茂的花木，玲瓏的山石，柔媚的流水，都能相配合調和，所表現出予人的感覺是淡雅幽靜。這又是江南園林的特徵了。

中國園林還有一個特色，就是設計者考慮到不論風雨明晦，景色咸宜，在各種自然條件下，都能予人們以最大最舒適的美感。除山水外，而樓橫堂列，廊廡回繚，闌楯周接，木映花承，是起了最大的作用，給人們在各種自然條件下來欣賞園林予以有利的條件。詩人畫家在各種不同的境界中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體會，如夏日的蕉廊，冬日的梅影、雪月，春日的繁花、麗日，秋日的紅蓼、蘆塘，雖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景物無不適人。至於松風聽濤，菰蒲聞雨，月移花影，霧失樓台，斯景又宜其覽者自得之。這種效果的產生，主要是設計者對文學藝術的高度修養而與實際的建築來相結合，理想中的境界付之於實現，並擷其最佳者渲染擴大，因此疊石構屋，鑿水穿泉，栽花種竹，都向這個目標前進的。因為文學家藝術家對自然美的欣賞，不僅是一個春日的艷陽天氣，它對任何一個季節時間，都要將它變成美的境地，因此在花影考慮到粉牆，聽風考慮到松，聽雨考慮到荷葉，月色考慮到柳梢，斜陽考慮到漏窗，歲寒考慮到梅竹等，都希望理想中的幻景而付諸實現，故其安排一石一木，都寄託了豐富的情感，宜乎處處有情，面面生意，含蓄有曲折，餘味不盡了。此又為中國園林的特徵。

### 五

以上所述，係就個人所見，掇拾一二，供大家參考，我相信蘇州園林不但在中國造園史上有其重要與光輝的一頁，同時今日尚為廣大人民作遊憩之所，我們如何繼承與發揮優良的文化傳統，此份資料似有提出的必要。當然管見所及，定多不妥，還希望大家提出予以指正。

一九五六年十月，陳從周寫竟初稿於同濟大學建築系建築歷史教研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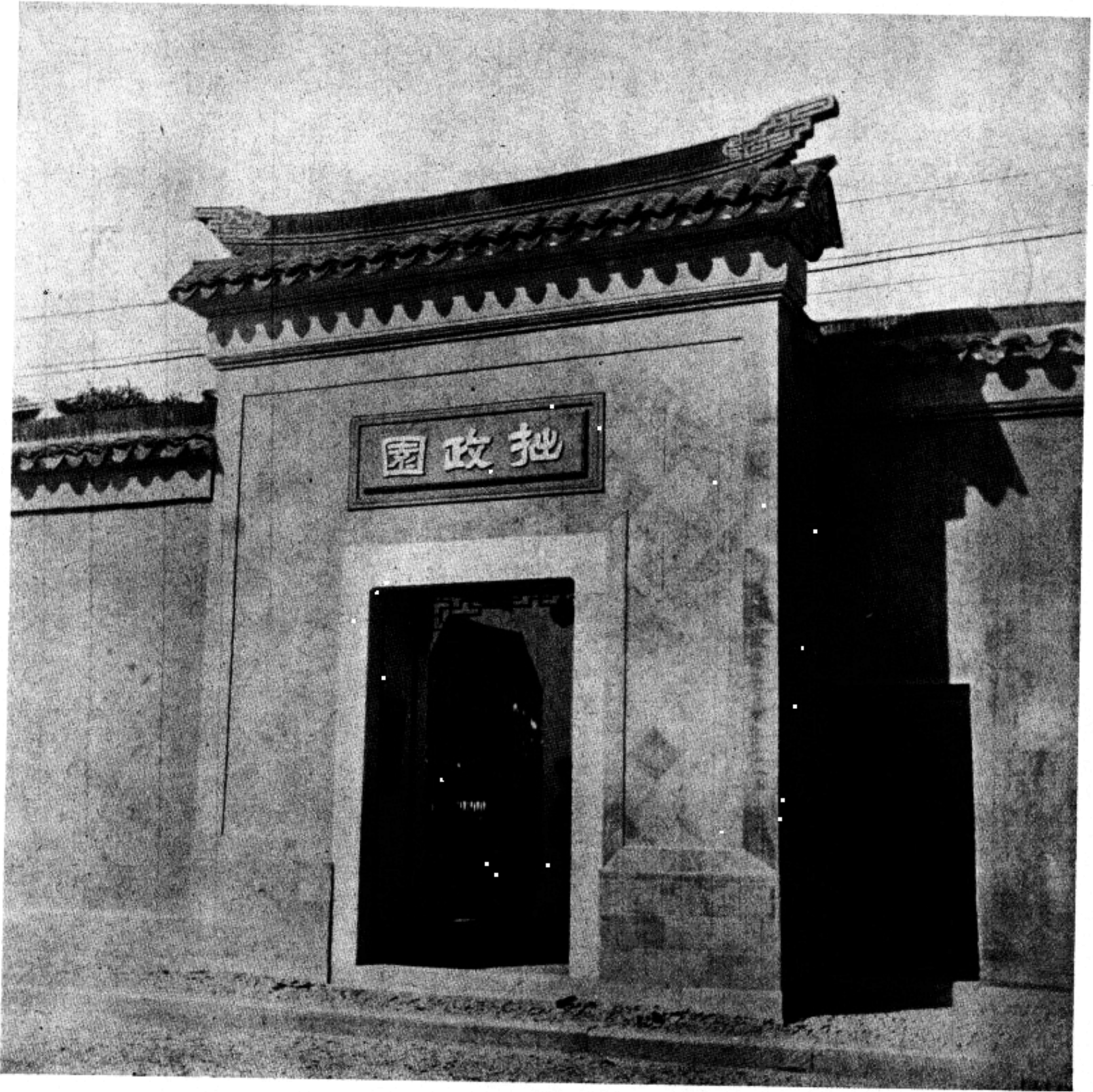


# 蘇州園林

## 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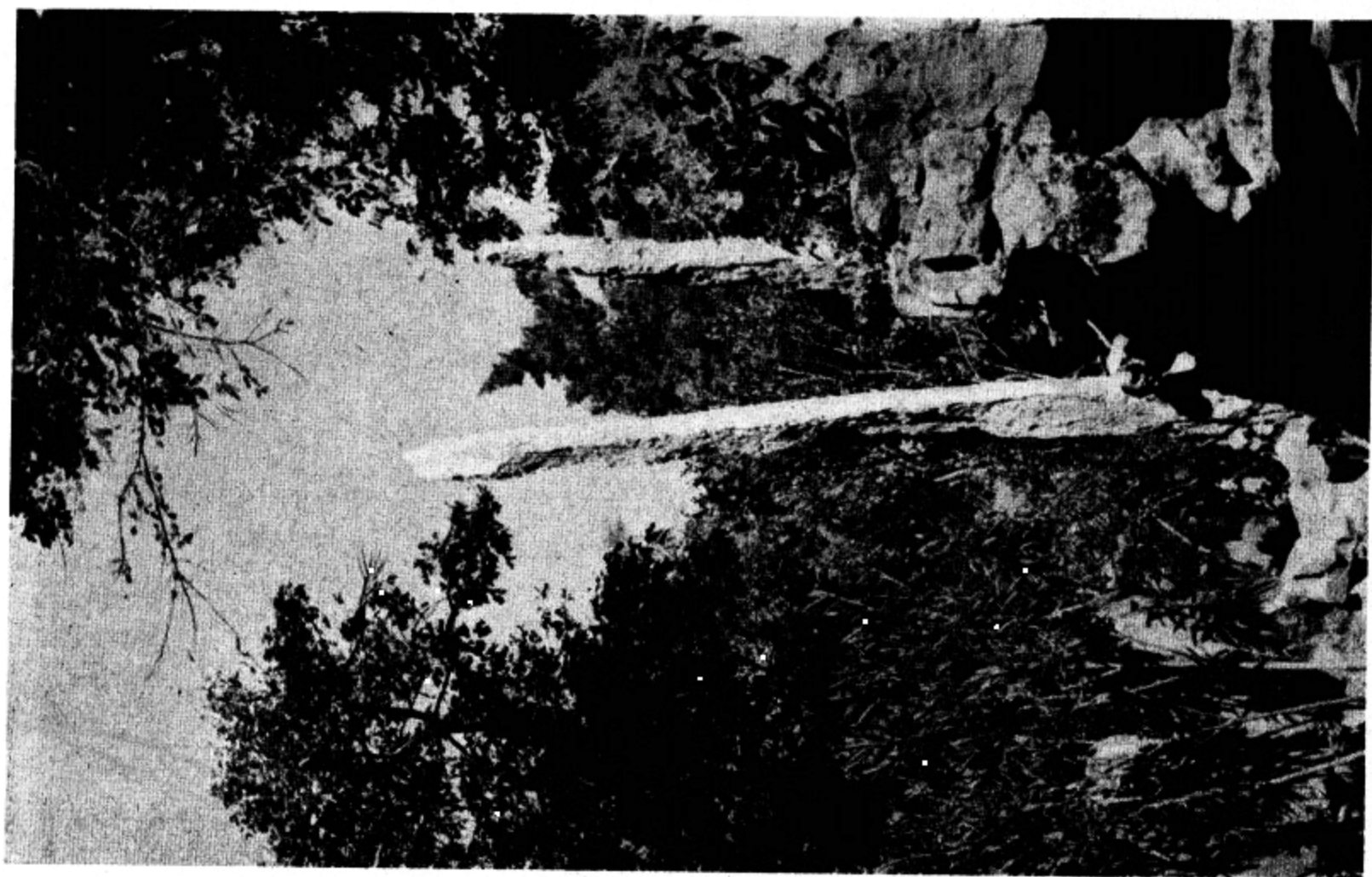
蘇州園林初步分析.....	1—12
蘇州園林圖錄.....	1—180
蘇州拙政園測繪圖.....	181—231
蘇州留園測繪圖.....	233—291
編後附記.....	293

蘇州園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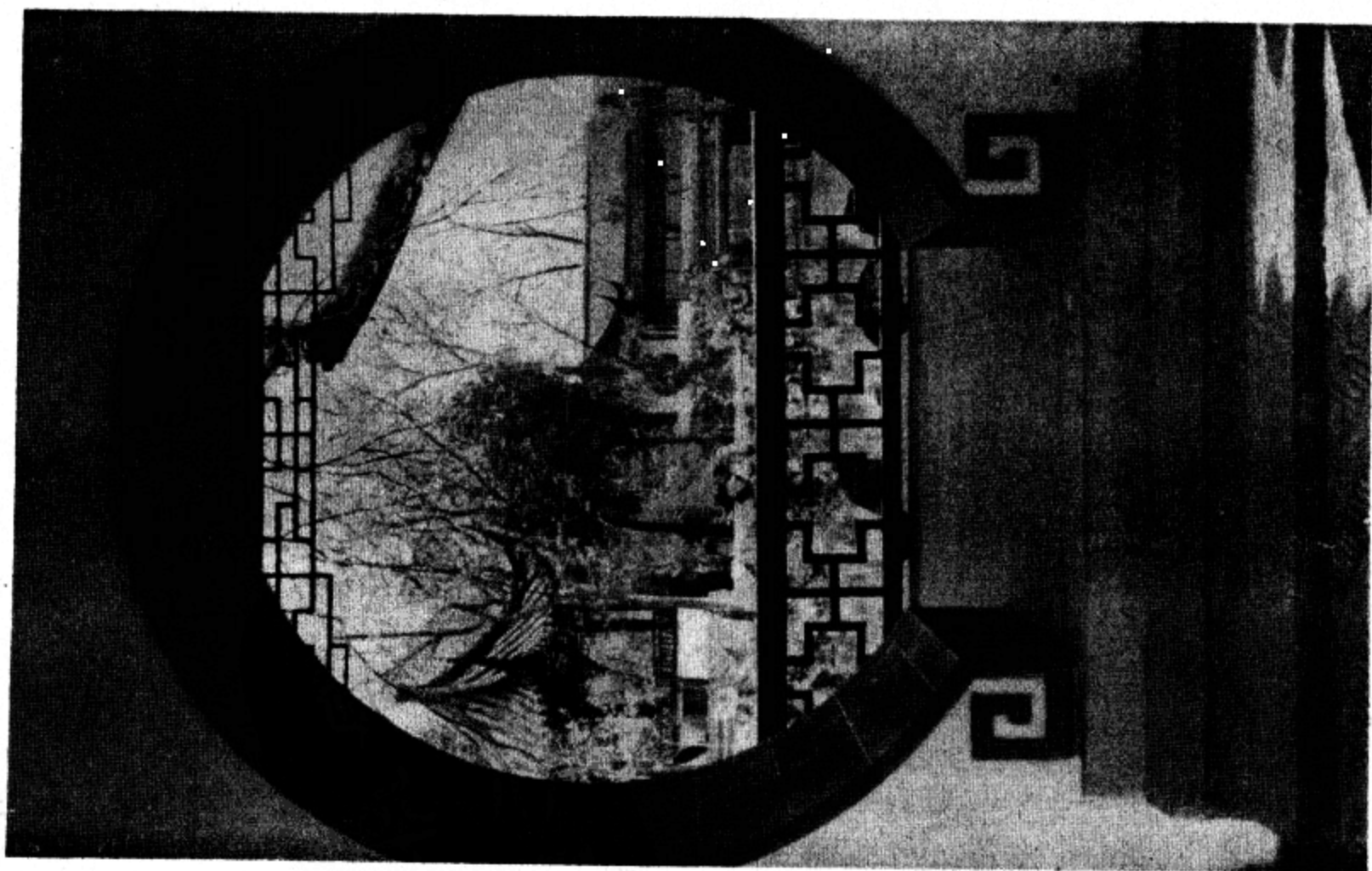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古幾樓台，風月一邱壑。 拙政園大門

# 蘇州園林



拙政園自腰門內望  
石筍埋雲。



小院深明別有天  
拙政園自別有洞天東望